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行，下孟朝。蔡康純、
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事見七十九卷。康泰、阮七、八年。孝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謹，
思郭欽之謀而痛我狄之有冀，平吳爭功及郭欽謀，並見八十一卷。魏帝太康元年。覽傅玄、劉毅之
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劉毅，武帝時爲司隸，前後糾繩，不避豪勢，因其所言而得百官之邪也。核傅咸
之奏、饒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奏見八十二卷。魏元帝四年，饒神論見八十三卷。魏元帝九年，民
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劉傳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
平治世之主也。治，直之翻。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卽位，羈以
臨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漢陽郡，魏文帝更名曰涿郡，少時無嗣。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棲，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蹴，子大翻，踴也。覺，唐效翻，寤也。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吳孫權自吳徙丹徒，縣之京口，有京觀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爲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糾合驍健，糾，三合爲糾；糾，言合三爲一也。驍，星亮翻；下同。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給千人廩，又布三千疋而已。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復，扶又翻。逖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又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貴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爲孝廉，司隸再辟爲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璽于中原耳。」

辟王岡大司馬掾、長沙王以驍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潁陰，逖退還洛。大獲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號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憂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差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慕義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無厭聞之曰：「比復閭閻一田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殘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開闢以其父遺言，見上卷建興元年。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綬稱叔父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王導。才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沈約曰：廣德縣，吳郡所立，屬宣城郡。按今廣德縣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陳郡地，漢以爲廣德。

三年（三三五）

春，正月，徐綬殺吳興太守袁粲，粲，晉秀，又晉西。有衆數千，欲奉周札爲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意不同，不敢發。勸粲權，攻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衆應，左丞相奏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少時無調，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徒，徒，吳縣人。思果有謀，請獨使徒往，足以誅續。徒從之。徒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討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徒遂逼與俱。坐定，徒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徒，祖臥爾。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徒，徒，吳縣人。徒叱郡傳教吳會格殺之。傳教，郡吏也。徒，吳縣人。徒因欲誅續，札不聽，委罪於從兄而誅之。徒不歸家省母，母，徒，才用。徒，吳縣人。徒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遂以札爲吳興太守，徒爲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觀如舊。事，如字。時，適之。

資格案，東晉初年孫吳舊統治階級可分爲二類，一爲文化士族，如吳郡顧氏等是，一爲武力諸宗，如義興周氏等是。前者屬於舊統，後者則難馴服，而後者之中推義興周氏爲首，顧氏所謂「江東之豪」蓋指周氏。沈氏，誠爲實錄。蓋此等諸宗具有武力經濟等地方之實力，最易與南來北人發生利害衝突，而王導王導委曲求全，以綏靖周氏，實由其勢力特強之故，必非有所偏愛。不過畏其地方勢力之強大而出此斷可知也。然江東之豪族亦不止義興周氏，孫吳舊統治階級亦多不滿南來之北人，何以義興周氏一門特別憤恨北人，至於此極者，頗疑其所居住之地域與南來之北人接觸而不相下，利害衝突所致也。

北人南來避難約略可分爲二路線，一爲長江上游，一爲長江下游，路線固有不同，而避難人羣中其社會階級亦各互異，其上游階級爲晉之皇室及洛陽之公卿士大夫，其下游階級亦爲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不及聚義洛陽之士大夫集團。除少數人如徐澄之、裴遐等外（見晉書狄豪釋林傳徐澄傳），大抵不以學術擅長，而用武勇擅戰事，下層階級爲長江以東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實力薄弱，遠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來避難，其人亦因是較前二者爲稀少也。茲先就長江下游之路線言之，下層階級大抵分散雜居於吳人勢力甚大之地域，既以人數稀少不能成爲強有力之集團，復因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之低下，更不敢與當地吳人抗衡，遂不得不逐漸同化於土著之吳人，即與吳人通婚姻，口誦爲吳語，此等可以陳之皇及王敬則等爲代表，（顧翽先，孫吳興氏女，後張吳興，章氏即鍾氏女，見南史袁粲傳，袁粲皇后傳，王敬則，孫士庶皆吳語，見南齊書袁粲傳，王敬則傳，顧翽先之先世不知其在西晉末年爲何人，但避難南來，定居吳興郡長城縣。王敬則之籍貫據南史鍾伍王敬則傳，本爲臨淮射陽，後僑居晉陵南沙縣。然則同爲自北而南避難過江之僑姓，俱是北來南人之下層社會階級，散雜居吳人勢力甚大之地域，遂同化於吳人也。）此等人之勢力至南齊以後始漸興起，其在東晉初年固不重要，故本文姑置不論。

利微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導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即因爲
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賴之心哉。桓彝品
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佚以靡天下。可
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顗之誡。而特不露其鋒銑爾。有
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獨人不知求快一時而
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八、石勒趣向張賓獻策

陳市永嘉六年(三一二)

石勒築壘於葛陂。據曰：汝南郡葛陂有葛陂。陂曰：葛陂在今隨州新縣西北。課農造船，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瞻爲鎮東大將軍，署懷長。
會大雨，三月不止，勸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晉，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勸愀然長嘯。愀，子小韻。中堅將軍，懷安請就高避水，中堅將軍，蓋石勒所處。從憐：懷安請就高避水之後。
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
勸笑曰：「是勇將之計也！」事未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將，即亮顯。各賜鞭馬一疋。鞭，可多翻。
正，辟言顯。願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誅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種，拔也，拔其髮以數其罪，猶不足重其罪多也。數所具顯。奈何復相臣奉乎！復，扶又翻。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鄭有三臺之固，水經注：鄭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臺。漢靈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兩側金甌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西挾平陽，近侯都，可以壯聲援。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翻。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自古國於東南，新多爲自保之計，亦自其力之不足以進也，懷料之華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直用顯。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勸援扶鼓奮曰：「張君計是也！」賓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降，戶江翻。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性，特相宥耳。」於是勸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
勸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師謂曰：「將亦驚顯。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敗，補遇顯。瞻追奔百里，前及勸軍，勸結陳待之，陳，讓目陣。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而，軍司，軍司馬也。加散騎常侍，兼爲軍司，此加官也。凡軍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
〔顧〕：「軍」下脫「路」字。祭酒，下臺爲從事中郎，兼管本朝。周玘爲書曹屬，張郛劉超爲舍人，譚
王國有議者四人，中大六人，舍人十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衍可參議，又兼問。張郛之子，降
見上卷，張郛來安二年。闓，昭之曾孫也。張郛，南陽爲丘。王導設餐，一議以義士，侯亮定用，以爲
爲政，撫綏新舊。一，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說，歸西朝。故江東歸心焉。肇初至，頗以
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麴糶之，於此遂絕。史言帝能用臣導所以興於江左。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	幸也	琅邪王免於劉石
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	管類	馬騰越交訖之日引身
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	王導勸之也	導之察幾
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	得自此始要其	然者有本矣八王異爭之日晉室
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	紛紜軋轢人困於其	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
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	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	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
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	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	悠然而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
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	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	中而酒食相縻赤紱相繫於是而
日悠然天字之內用吾才成吾事	難者身處於葛藟虺虺之	人爭縈迴於漩澁之中乎澄神定
之有營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	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
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	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
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	管類	馬騰越交訖之日引身
心者也	是術也	老莊以之處亂世而
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	思濟者也	得則馳騁
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宜矣雖然	此以處爭亂雲擾之	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
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	則不足以有爲而成	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
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研乎動靜之幾與時	

